

丁启凡 著

雨雾飘落时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丁启凡 著

雨雾飘落时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雨雾飘落时/丁启凡 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8

ISBN7—5034—1664—5

I.雨… II.丁… III.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2094 号

责任编辑:李春华

封面设计:博 艺

书 名:雨雾飘落时

作 者:丁启凡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 刷:廊坊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廊坊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 × 1168 1 / 32

印 张:4

字 数:88 千字

版 次: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034—1664—5 / G·0326

总 定 价:228.00 元 (本册:12.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序

新的作品付梓时，理应激动豪迈一番，然而，却莫名生出缕缕惆怅。

也许是恋旧的缘故，作品中的那些主人公自分娩以后，早已从身边逝去，他们的生活在心中渐去渐远，可他们的身影在时空转换中不但没有模糊，反而和我如影随形。在白日的幻觉，也在子夜的梦境。

两年前，书中的主人公们便在《武当风》中露出他们的面目，没想过将他们结集出版，原是想历史过的东西没必要翻出来炒现饭，就让它历史去吧。然而，送去他们却又时刻牵肠挂肚，魂萦梦绕。几番番为他们的命运嗟叹；几番番为他们的处境劳心。当重新面对他们时，才发现他们面部的污渍、身形上的瑕疵竟是那般刺目。于是，多情的我便又和他们缠绵起来，用深深的爱帮他们美容，替他们整装。于是又一次分担他们的忧愁和苦痛，分享他们的喜悦和幸福。当他们再次与大家见面时，也许会比过去靓，也许会比过去酷。但，无论怎样，经过修饰，总会有些变化的，优劣好坏全托众人评判。唯有这种评判，我的主人公们今后的长路才好走；我也才会心安理得的让他们永远的历史去吧。

雨
雾
飘
落
时

作 者

二〇〇五年八月

目 录

讹梦	1	雨
婚变	14	雾
婚誓	25	飘
雨雾飘落时	39	落 时

讹

梦

高墙内外，仿如隔世。柳风走出冷冰冰的铁门，强烈的阳光迎面扑来。她眯起眼睛，迎着刺目的光芒，蓬乱的头发撒落在苍白的面颊。她踉跄几步，在距铁门一定远的距离内停下，回过头，看了看身后森严的高墙，苦笑着摇了摇头。

雨
雾
飘
落
时

自由了！高墙内的生活不堪回首。刚进去时，她渴望早点得到解脱，早日回到天高任鸟飞的环境里，早日恢复做人的尊严。然而，当这一刻来到时。她又有点后悔。如果继续留在里面，至少不着急吃饭和住宿呀！现在出来了，到哪儿落脚？今后的生活怎么过？家人、社会会怎么看？等等，等等，无不困扰着她已不能再受伤害的心灵。她盯着凛凛不可冒犯的铁门，许久，许久。铁门旁的“看守所”三字演绎成硕大的“家”，她下意识的转过身，向铁门移动脚步，想去找所长，要求留下来。但，理智告诉她，这是痴人

说梦。她让步子凝固了下来，痴痴地伫立着，有如一根插地木桩，一动不动。突然，仰面朝天，号啕大哭。

散乱的长发从面颊分开，吊落在身后。大概许久没洗的缘故，发尖上结了一些小疙瘩。泪线从眼角源源不断地涌出，穿过鬓角，从耳垂滴落。她的面庞娇美，五官柔和，极其生动，即使在哭泣中，也难以影响她的妩媚。她打扮得体，娇好的容貌，优雅的身段，和她那受过一定教育的气质，谁也不能否认她是一位极现代的摩登职业女性，而没有人怀疑她是一位像国外“应召女郎”那样从事特殊服务的地下工作者。多少男人暗恋着她，多少瘾君子想在她身上得到便宜。因她而引发的战争时有发生；最后，战争将战争贩子和她一起送进了高墙。

她才二十一岁，正是早晨刚刚升起的朝阳。而她这轮朝阳刚喷薄出来，就被乌云无情地遮住了，被厄尔尼诺现象玷污了。二十多年中，像这样的号啕大哭，有两次，除这次外，另一次是在前年父亲遭难的时候。俗话说自古红颜多薄命。娇好的容颜不仅没给她带来幸福，反而是一次接一次的磨难。命运！命运对她太不公平了。想到这些，她的心好像涌到了嗓子眼，堵得她想吐，哭声像出了故障的马达，断断续续。她恨透了自己，恨透了那些可憎的面孔，恨透了令人一想起就伤心的过去。然而，过去却又像幽灵一样，缠着她的心，想忘记却偏又忆起。

那晚应该是月圆的日子，可是弥天的阴霾把月亮埋在云层深处，不让它露脸。晚饭是和盛凯的几个弟兄一起吃的，都喝了不少酒。盛凯是柳风的常客，在她们处得最热的时候，平均每星期有一个晚上柳风和他同居一起。盛凯精力特别旺盛，他们在一起时，柳风几乎彻夜不能休息。尽管柳风对他不冷不

热,有时甚至反感。当然,他对柳风的回报是丰厚的酬费。从酒店出来,已是晚上十一点多了,空气很湿,时而还零星地撒下一两滴细雨,盛凯搂着柳风的腰,时不时吻一下她的头发,放出一声酸臭味特浓的酒嗝。柳风皱眉,把头偏向一边。刚进屋子,他就迫不及待地将柳风抱起放在床上,沉醉地爬在她那嫩若凝脂的胴体上,像野兽般疯狂地发泄着。对于她那张冷漠的脸,他似乎并不在乎。因为柳风的冷漠不仅不会使盛凯的自尊受到伤害,相反他最欣赏的就是柳风的冷漠。因为冷漠的时候更显出她的艳美。

电话铃声刺破了深夜的静寂,在昏黄的灯光里显得有些恐怖。盛凯像没听到一样,仍然贪婪地在柳风胸部吮吸着,精壮的躯体剧烈的起伏。柳风的呼吸似乎有些困难。她的双臂使劲撑在他的腋下,紧闭双眼,脑袋偏在枕头的一角。听到电话铃响,她好像盼来了救兵。

“电话,去接一下。”柳风吃力地说。

“真扫兴,深更半夜打电话,是不是神经病啊!”盛凯一边责怨着,一边伸手拿起床头柜上的电话。

“喂,哪位?”

“哪位?听不出呀?胡四宝!”电话那一头传来胡四宝粗暴的吼叫。

胡四宝是在半年前认识柳风的。比盛凯晚了一年多。结识柳风,胡四宝几乎天天缠着她。而柳风最害怕的就是他。他那土砖型的脸上疙疙瘩瘩,粗糙的像古树皮,人称“胡麻子”。他不仅生了一张麻脸,而且左脸的颧骨上刻着长长的刀痕,像卧着一条蚯蚓,非常恶心。两片嘴皮不知是先天原因还是后天原因,短了许多,让猪肝色的牙龈一大半裸露在口腔外,黄糊糊的牙齿似乎是多少年没刷过。尤其令人作呕的是那身狐骚味,

老远就让人感到刺鼻。就这德行，每一见面，他抱着柳风又是吻又是啃。因此，只要知道有胡四宝时，柳风总千方百计寻找理由逃避。而逃避最好的理由是“已经有人了”。自然而然，盛凯便是她对付胡四宝的挡箭牌。这当然是盛凯比胡四宝长得帅，有档次，同时，柳风也知道盛凯对她是动了真情的。类似的情况一多，胡四宝绝不会傻到嗅不出味道来。今天上午九点，他电话找到柳风的老板，要柳风晚上到他家“斗地主”。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胡四宝估计又是那个盛凯在作祟，电话侦察，果然不假。他恨从心头起，恶从胆边生。看来不给这小子点颜色看，他就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

“谁的电话？”柳风望着盛凯变色的脸。

“有谁，还是不那头麻驴。别管他。”说着他双手又捧起柳风的双乳。

“他不会找上门来吧？”柳风知道他说的麻驴是谁。她伸手拿了一支烟，翻身下床找打火机，借故离开盛凯赤裸健壮的躯体。

“他敢！他如找上门来，我打断他的腿。”盛凯莫名的火气冲口而出。他抬起身子，靠在床头，向柳风招手，胸前发糕般的肌肉起伏着，鼓胀得似乎要爆裂。盛凯强健的体质，粗犷的动作，英俊的面容并挑不起柳风的性欲，即使盛凯给了她高额报酬，她也不愿长时间的折腾。她对这种应召女郎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有一种罪恶感。她和那些男人(其中包括盛凯)的关系，仅是一种供求关系而已。

柳风没有理会盛凯的要求，它穿上睡衣，坐到沙发上，吐出一串烟圈，两眼出神地盯着天花板，心中忐忑不安，似乎预感到有什么事会发生。在缭绕的烟雾中，房门被突然打开，她看到冲进三个蒙面人，直扑席梦思，接着传来盛凯的吼叫。她

吓得缩成一团，晕倒在沙发上，再抬起头时，她看到的是盛凯浸染着血污的脸，再接下来是长鸣的警车，手烤和高墙。这一切，仿佛都发生在瞬间内。

在人生的长河中，每一个第一在人脑中都将是深刻的。而柳风对第一次把身子给别人的印象虽是麻木的，但仍是记忆犹新。那是一个不安、焦躁和恐惧的夜晚。她不时地看着时间，望着房门，倍受时间的煎熬。事前，老板给她做工作，反复强调：“干这一行都有说不出的苦衷，相信你也不例外。不过，你千万记住两条，第一不能玩真感情，第二能不做时尽快收。当然，习惯后你会感到这是件又赚钱又享乐的趣事。”

房里放了一张小圆桌，桌上的花瓶里插着康乃馨和红玫瑰。临床的墙壁上挂了一幅画，画中的女人赤裸着身子，除下身外，全身暴露无遗，两只白莲蓬般的硕乳仿佛在微微颤动，着实勾人心魄。柳风坐在床沿上，等着那位不速之客。老板说每晚三张钱，剔出公司的提成，自己可得二百一十元。这钱似乎来得太容易。父亲伤残前，放一个月的树，也未必能挣到三百元。她似乎明白为什么很多花季少女愿意吃这碗饭。难怪老板说：“想挣钱还不容易，你本身就是钱。”这样做是不是道德？柳风不乏道德良心上的顾忌。为了钱就可以脱光衣服，跟人上床，什么话也不说，让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享用自己的身体，像奴隶一样顺从于他，让他亲吻，让他拥抱，让他在自己身上肆无忌惮地发泄肉欲。而这一切都是为了那可悲的三百元。她为自己的堕落而羞愧，而心惊肉跳。她想夺门而出；她想就是饿死也不干这种事。然而，她又看到父亲瘫痪的身躯，母亲哀伤的泪脸，还有坐在架椅里的小妹妹。那位客人，那位她即将陪着上床的第一个男人已进了房门。

客人个头很高，大约一米八十左右，一身笔挺的西装，嘴角微翘，那挺直的鼻梁在脸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一张坚定、狡猾、强悍、精明的脸，整个躯体充满了活力。使她不禁想起日本电影中的高仓健。他点烧一支烟，很随便地坐在柳风的身边，开始打量这位就将用自己的肉体迎接、款待他的姑娘。

她很苗条，髋部窄小，大腿修长，胸脯滚圆结实，她小嘴微抿着，两片嘴唇好像放肆、任性的花瓣，她的面部没像同行那样涂上厚粉，画上怪模怪样的妆，羞涩中透着红晕。“真是一个天生的尤物。”他在心里说着。柳风被他色迷迷的眼神盯得十分难为情，下意识地站起身，拂了拂被坐皱的床单。他依为暗示他快点儿上床。于是，扔掉手里的烟头，迅速地脱掉她的裙子，又脱下她的裤袜，把她的头拉向自己，长长的吻，把舌头深深地塞进她的小嘴……肌肤撕裂般疼痛，她感到晕眩，痛苦地闭上双眼，放开四肢，任由泪水奔涌……

客人满足的下了床，从兜里掏出三张“伟人头”和一张“工农兵”放在柳风的手中，同时抬起小手，亲了又亲，微笑着说：“你是我最难忘的女人。我还会来找你，我叫盛凯。”说着递过一张名片：“有事按名片上的号码打电话。”

“先生……大哥……”，柳风抽出“工农兵”，“多……多给了，你……”

“那是你的，你值。”盛凯轻轻地按住她的手，在她的脸蛋上又狂吻了一阵。“今后就叫我凯哥吧。”盛凯带上房门，一阵风似的走了。

从此，柳风开始了“应召女郎”的生涯。两年中，接触了形形色色的男人，究竟有多少，她没法计算。时间一久，她把一切都看得无所谓，一切又是那样自然，自然得就像呼出的气，一

旦飘向空中,什么也记不起。但,盛凯她是永远忘不了的。在与盛凯的交往中,她不但扮演着一种隐秘的特种服务的角色,而且在相互交往中建立了另一种非情非性的友谊,只不过她不愿说破而已。特殊的生活塑造了她特殊的性格,她不愿接触人,尤其怕见到熟人。为了降低遇见熟人的机率,她颠倒使用时间,白天一般是睡大觉,哪儿也不去,晚间才是她生活的主要时空。这种非人的生活,虽然获得丰厚的收益,但她并没因已经习惯而感到乐意。现实迫使她只能如此。她不希望任何人知晓她所从事的这种不堪入流的行业。无人的时候,她独自啜泣,谓叹自己多舛的命运。在这多舛的命运面前,她除了落泪,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在她看来,非这条路不能改变她的贫困交加的家境。

她的家在离市区很远的大山里,是全国挂号的贫困地区。那是苞谷黑了胡子的季节,她中专毕业了,在市区辗转多日,找不到工作。也难怪,现在城里好多正式工都下了岗,大学毕业找工作都难,她一个中专生想就业就不言而喻了。情急之下,她决定回家帮父亲进大山放树去。

“什么?”父亲瞪大了眼睛,“你是我们村第一个高文化人,给你培养出来就是到山里放树?再说,那是妮子家做的事吗?”

“原指望你毕业参加了工作,有了固定薪水为家里解决点儿困难,可……”母亲撩起衣襟擦了一下眼泪,“就是在家玩,你也不能去放树,那是力气活儿,又危险,连小伙子也吃不消,你大伯的儿子不就是前年放树被塌……”

“别说了。”父亲的吼声震住了母亲。他不愿提起那件事,他是那次事故的幸存者,忘不了那奔腾的树筒子卷走侄子的惨景。那次事故以后,他不想再进山放树,但,靠山吃山,不去

搬弄树木,能有什么出路呢?在家呆了两个月后,他只得重新扛起挠钩走进那流尽无数汗水也挣不了几个工钱的树林。打那以后,每天从山上回来,就捧碗柿子酒,用酒精麻痹自己。母亲扶着门框,泪水浸湿了双颊,柳风不想让父母伤心,放下盛着玉米糝饭的碗,拿起酒罐,为父亲见底的盅子重新斟满柿子酒,说:“过两天,我再到市里去碰碰运气。”父亲笑了。母亲拭干眼泪,端起桌角那个粗瓷碗里的饭,逼出盘中萝卜叶里的菜水,搅了搅,走向屋檐下架椅中的看着他们傻笑的小女儿,一勺勺喂起来……

在市里盘桓了几天,终于找到一家经营汽车配件的公司,讲好每个月包吃包住,另发三百元的工资。这对柳风来说,已是很高的报酬了,领到第一个月工资后,她一分没留的全部寄给了家里。父母对女儿的出息感到既满足又高兴。柳风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对前途充满了希望和憧憬,盼着早日学会经商技巧,挣更多的钱,为父母分忧。她没日没夜的跑客户,老板和同事们都夸她卖力肯干。然而,开心的日子没有维持多久,老板因制假贩假被暴露,一夜之间,卷走资金逃之夭夭,员工们三个月的工资随之付于流水。就这样,柳风莫名其妙地失业了,只好重新回到大山里的家中。

这是一个多雨的季节。连绵梅雨下了半个多月还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大雨仿乎要淹没全世界。清晨,大弟大妹打着伞上学去了,只有小妹依旧坐在屋檐下的架椅里,望着瀑布般的雨傻笑着,时而还发出两声尖叫。父亲坐在堂屋里,两眼直直地瞪着门外,片刻,他取下挂在墙上的斗笠和蓑衣,准备出门。

“爸,这大的雨,您上哪儿去?”柳风问。

“沟里发水了,正好放树筒子,水消了,再放就费劲了。”父

亲回答。

“水太大了有危险，等雨停了再去吧。”

父亲看了一下女儿的脸，拍了拍她的肩，苦涩地摇摇头：“半个多月没干活了，呆在家里吃啥？有危险也得去。”

“可要当心啊。”母亲从灶洞里红火灰中扒出一个用荷叶包着烧的苞谷浆馍馍递给父亲，回过头对女儿：“让你爸去吧，趁水好多干点儿活。”说完，含着泪走进里屋。柳风还想说什么，却打住了。她为父亲系好蓑衣带子。父亲大步走进雨林。柳风冲出门外，在他身后叫着：“爸！”

“什么事？”父亲回过头。

“我……等雨停了就去找工作。”

柳风望着父亲的背影消逝在雨雾中，鼻子发酸，她想哭，又强忍住了。

后晌，柳风蹲在屋檐下摘菌子，为父亲的晚饭准备下酒菜。同村的牛娃子从山上跑下来，高叫：“柳风，山上出事了，你快去看。”

山口，派出所的人已封锁了上山的路。柳风没命的要冲进去，被派出所的人强行拦住，她仍然撕着嗓子哭叫着。母亲也来了，没有泪，只是呆望着山上，心里默默地祈祷着。

父亲到底碰上了同侄子一样的命运，幸运的是他被人从挤压的树缝中救了出来，保住了生命，却成了植物人。在事故中，死去人的亲属饱受失去亲人的痛苦，可补偿费比植物人多；而植物人花的费用比死去的人多，补偿却比死人少。柳家本已十分贫困的家境又雪上加霜。望着瘫在床上的父亲，柳风欲哭无泪。求职！求职才是唯一出路。

她去了劳动力市场，跑遍了职业介绍所，花了几百元的中

介费,都没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在商场门前,她碰巧遇到同村的葱秧子。葱秧子告诉她在亮履公司上班,具体工作就是街头擦皮鞋,每月好歹可以挣二百多块钱。柳风对擦皮鞋倒不存在看不起的意思,关键收入太少,与家中所需相距太大,要不然,照她的条件,找个服务员,营业员的差事还是很容易的。所以,当葱秧子介绍她加盟时,她婉言谢绝了。但是,现实告诉她,不能再跑了,她已身无分文。

在一个贸易公司门口,立着招聘广告牌,她瞅了一眼,便走过去了。类似这样的招聘广告满街都是,真正能成交的微乎其微。然而,急切地求职心理迫使她不得不回过头去试试运气。接待她的是一位打扮入时的年轻少妇,看上去也不过大柳风三、五岁。

雨
雾
飘
落
时

“小姐请坐。”

“谢谢!”柳风拘谨的坐下,眼光迅速地浏览了一下四周,心中有些纳闷,名叫贸易公司,怎没有一点公司的气氛,装修幽雅的办公室,显得空空荡荡。

“这是贸易公司?”她询问。

“对!是的。”少妇回答,眼睛在柳风的浑身上下凝视着,让柳风感到十分不自在。

“你是找工作的?”

柳风点点头,接着详尽地叙述了自己的情况,并含蓄地说需要一份报酬比较优厚的工作。

自称是经理的少妇捧着茶杯,静静地听着,眨动着深不可测的眼神,时而微微点一下头,时而含混不清的“嗯”一声。听完柳风的自述,她啜了一口茶,放下茶杯,拉开抽屉,拿出一叠五十元的大钞:“柳小姐,我十分理解你的处境,这五千元你先拿着……”

柳风瞪大眼睛痴望着她，口张得大大的，竟然发不出声：五千块！这可是个天文数字。

“我了解你的困境，不管是否接受给你安排的工作，都请你收下这点儿钱，就算我赞助的，还不还都无关紧要。”少妇的语气非常大方。

“我不能要，我无功……”柳风的脑袋拨浪鼓般的摇着，

“小姐，你刚出社会，对人情世故还知之甚少，有的人生来就有钱，有的人生来就是受穷的，这是命，不认不行。生来就有钱的人是少数，大多数人得出卖力气去赚钱，去生存。而弱女子有多少力气出卖？这需要发挥自己的优势，让别人心甘情愿掏钱养活你。”少妇娓娓细说，为使言语委婉一些，她故意把“男人”两字说成“别人”。

“我不懂你的意思。”

“实际上，我也没什么意思，当你再次领受到社会不可能给你创造机会的时候，你可能就明白了我说话的意思，那时你再来找我！”

柳风想冲出门去，然而却动也不动的坐着，一个声音呼唤着：不能再等了……钱……钱……

她的眼睛扫视了一下少妇无所谓的表情，低沉地说：“我可以考虑。”说完脸一直红到了脖根。

少妇并没因柳风的答允而兴奋，她冷冷地盯着柳风：“凭你的条件，是够一定档次的，如果只是为了挣点儿钱，太容易了。我的经验表明，为了保留部分自尊，我建议，真不想要的人，你可以拒绝。”

“你是说……”

“你太单纯，时间长了，你慢慢就会明白的。”

柳风没有表情：“我们的合作就这样开始吗？”

“当然。不过，你不同于一般的姑娘，不能和她们混杂在一起，我给你专门安排一个住处，那里有电话，你的工作主要在晚上，外宿比较多，当然也可能有时在你的住处，所以，你的住处应该十分隐秘，任何无关人员都不要带回来。”少妇略微停顿了一下，重新拿起那叠钞票，“这钱你拿回家去，给你父亲治病，再把家里生活安顿一下，三天后正式上班。”

柳风接过钱，正要转身离去。

“请把你的身份证和文凭留下，这是规矩。当然，你啥时要啥时还你。”少妇站起了身，“还有，如果，你不愿来干，也请替我保密，就算我们相互从没见过面。”

“我会的。”

望着柳风婀娜的身影，少妇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贫困的家境不允许柳风有任何新的选择，第二天，她便携了极其简单的行李住进了少妇为她安排的住处。

“别哭了，风妮子。”不知什么时候，一位穿着朴实，纯净大方的姑娘站在了柳风的面前，眨着明镜般的眼睛。

“是你？葱秧子！”柳风被叫声唤回到现实，拢了拢散乱的长发，拭去泪水，惊奇地问：“你怎么来了？葱秧姐。”

“我找你多次，最后听人说你进去了。”葱秧子眼里也涌出泪水。“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出来？”

“打听呗！出来了就好，过去的事别想了。”

“出来了就好？我再没脸见人了。”

说着，柳风的泪水泉涌般地滚落下来，“我咋向父母交待？真不如死了好。”

“傻妮子，千万不要那么想，摔倒了爬起来就是，往后找点正经事做。”葱秧子把柳风拉近身边，掏出手绢擦去她的眼泪。